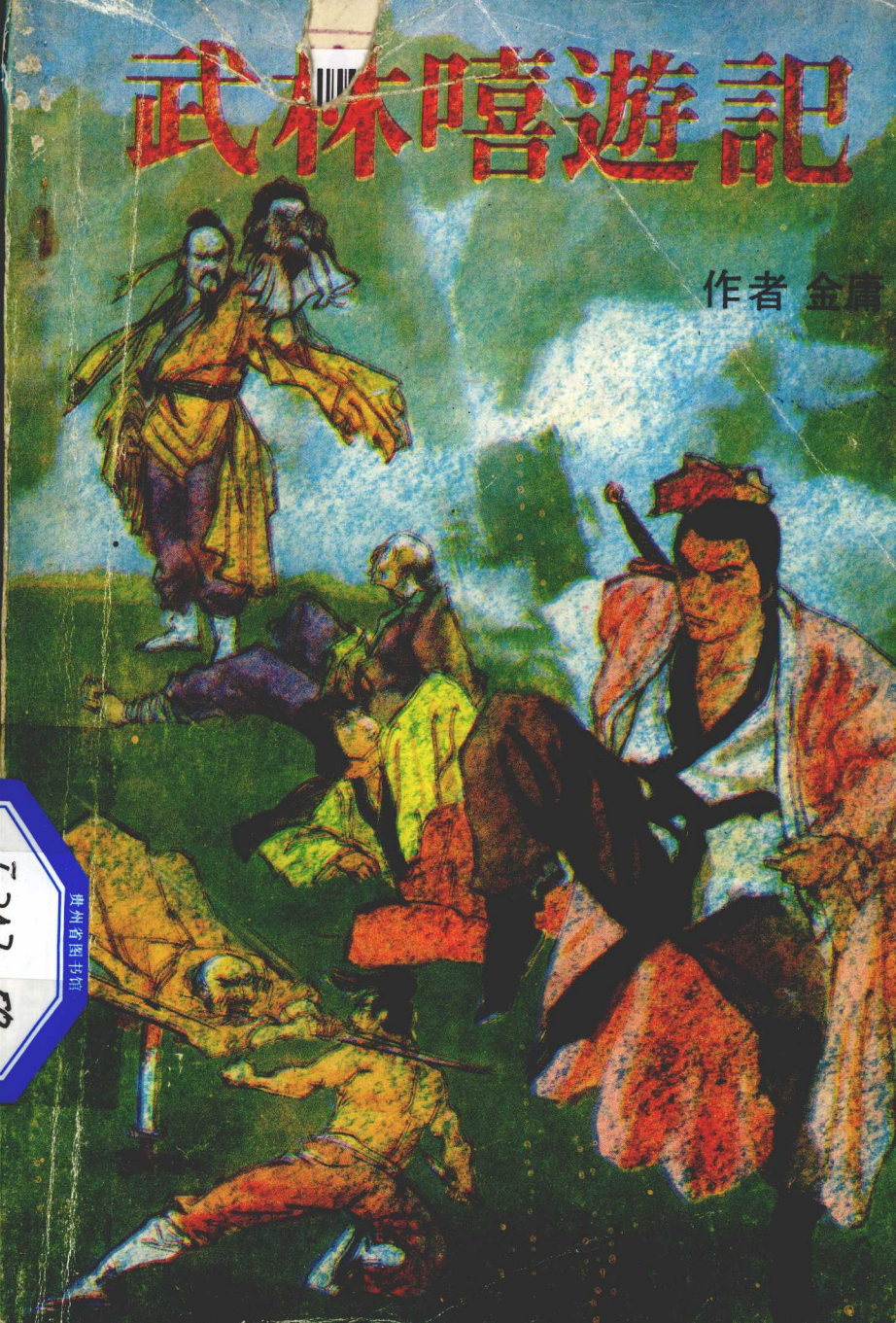


武林嘻遊記

作者 金庸



武林嘻游记

下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武林嘻游记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东里77号楼房商5号

邮 编：(100028)

经销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7294工厂印刷

开 本：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 数：450千字 21.875印张

版 次：1991年8月第一版

印 次：1991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5,000册

书 号：ISBN7-80074-472-3

定 价：10.80元

十

周家口卖鲁河东岸，岸边垂着万缕碧丝的杨柳，寒风吹着，美妙飞舞，艳阳高照，相映成彩。

岸边有家酒楼，名为柳香阁，是一间矮屋低檐的房子，座上八成，门庭若市，酒客尚陆继往里进。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又是黄昏，有五人头戴斗笠走了进来，选了靠窗上边坐了下来，这是很好的座位，面临贾鲁河波棹影，夕阳下如诗如画，尽收到眼里。

朱九戒招呼道：“夥计！”

一名店小二，快步赶来，问道：“客官是要‘火鸡’吗？”

朱九戒呆楞道：“我是招呼你，夥计！”

店小二摇头道：“我不是‘火鸡’我叫大牛。”

朱九戒无奈道：“大牛，来十个馒头，几盘小菜，三斤绍与酒。”

店小二躬身道：“客官，真对不起，你要十个‘馒头’，我们只剩七条鳊鱼。”

朱九戒气道：“去你的头！”

店小二点头道：“客官是要七条鳊鱼的头了！”

朱九戒气得满脸通红道：“我是说馒头，不是‘馒头’。”

店小二恍然大悟道：“哦！是馒头！小的就去。”

不一会，店小二已送上酒菜来，三人低着头喝酒吃菜。突然——

邻桌中年灰衣人，道：“唉！落日崖已不同往昔了！”

另一壮汉道：“你是说伤心崖吗？”

灰衣人道：“落日崖比较优雅，伤心崖令人忧愁，其实所说的都是一样的断崖。”

装汉道：“伤心崖自古以来，不知死了多少英雄美女，怎不令人忧愁伤心呢！”

灰衣人道：“自从剑圣关羽天投崖自杀后，江湖人就以他生前喜爱‘又是黄昏’的乐曲，将伤心崖取名为落日崖。”

壮汉道：“难道落日崖又有伤心之事？”

灰衣人点头道：“你知不知道为何大家又回到周家口来呢？”

壮汉道：“江湖传说，百毒门主何一凡等人，已死在落日崖顶上，你可曾听说过？”

灰衣人惊讶道：“这么说，是真的了？”

壮汉道：“还不是为了水火龙珠！”

灰衣人问道：“水火龙珠，现在落入谁的手中？”

壮汉道：“我昨天听说……”

话未说完，两眼注视着门口，嘴巴像被人堵住似的，半天说不出话来。

原来酒楼已走进一名披发道士，年约六七十岁，肩上斜斜插着一柄月牙大刀，双目眯眼看人，射出惊人的寒芒。

老道士伫立酒楼门口，寒目一扫，忽然望见唐三等人，嘴角霎时浮出一丝冷笑，举步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

老道士由了饭菜，却慢吞细嚼起来，似乎在等待什么？

酒楼内的人，大多是武林人物，自从这老道士走进来，喧哗之声，忽而静了下来。

年轻一辈的武林人物，不禁皱着眉头，沉思着，年长者

目睹老道士突然在此出现，不禁心惊一下，想必此处有事情要发生，因而静待其变化。

那灰衣人怔了怔，低声道：“落日崖真的死了那么多人？”

壮汉惊异道：“此话怎讲？”

那灰衣人示意壮汉，望一望沙和尚与道士。

灰衣人低声道：“不然怎会有和尚与道士呢？”

壮汉道：“落日崖不会有人去超渡那些亡魂啊！”

灰衣人皱眉道：“这是怎么回事？”

壮汉没有回答，低头喝酒吃菜，因为沙和尚与老道士的眼睛，已经朝这里看来。

朱九戒傻笑道：“沙和尚，你真要去超渡他们？”

和尚瞪眼道：“我可没说啊！”

朱九戒好奇问道：“沙和尚，你会超渡亡魂吗？”

沙和尚不服气，道：“朱九戒，你想戏弄我！”

朱九戒凝神道：“我老朱怎敢，不过……”

沙和尚问道：“不过什么？”

朱九戒傻笑道：“听说道士替人超渡亡魂，能够一边吐血一边念经作法事，你会吗？”

沙和尚笑道：“吐血！我沙和尚看了才会吐血呢？”

朱九戒问道：“此话怎讲？”

沙和尚叹道：“是吃槟榔吐槟榔汁！”

朱九戒恍然大悟道：“哦！原来如此！我老朱也会！”

沙和尚眯眼道：“既然你会，你应该多行善事，做点功德，以外功弥补你以前贪吃的口业。”

朱九戒疑道：“我没‘外公’怎么办？”

沙和尚回答很快，道：“就是没有外功，才叫你去做法！”

朱九戒惊道：“我外公也在落日崖吗？”

沙和尚轻轻一笑，道：“此外功非是‘外公’，是功德的功。”

朱九戒含笑点头道：“哦！好！拿来！”

沙和尚问道：“什么拿来？”

朱九戒傻笑道：“钱呀！”

沙和尚问道：“拿钱做什么？”

朱九戒傻笑道：“盖房子啊！”

沙和尚问道：“给谁住？”

朱九戒很快回道：“当然给那些亡魂住。”

沙和尚恍然笑道：“哦！你是说用纸做的房屋？”

朱九戒点头道：“是啊！”

沙和尚笑问道：“有效吗？”

朱九戒得意点头道：“当然有效，我还想多做点猪羊之类的动物，给他们有吃有住。”

沙和尚笑道：“朱九戒，谁教你的？”

朱九戒正经道：“这是传统，有些人还烧了不少银纸、往生钱呢？”

沙和尚凝神道：“他们烧纸房子有没有烧所有权状？”

朱九戒怔了一下，道：“沙和尚，我怎没想到？”

沙和尚又问道：“谁来收这些往生钱？”

朱九戒结了舌，道：“当然是西方阿弥陀佛来收。”

沙和尚瞪眼道：“你以为阿弥陀佛是吃钱的官。”

朱九戒不禁莞一笑，道：“哦！”

沙和尚得意道：“再说，你烧给他们的猪羊，也要烧一些刀叉之类用具给他们使用。”

朱九戒傻笑道：“哦！”

唐三笑了笑，招来店小二结帐，于是三人起身往外走去，跨出了酒楼，顺着贾鲁河岸缓慢走着。

夜静悄悄的，深蓝色的天空，悬挂着一轮清辉玉洁的明月。

寒风嗖嗖，荡漾起一阵的水波，仿佛无数条的银蛇，贾鲁河岸无人迹。

月色笼罩下的贾鲁河，包含了诗情画意，河面上有几条荡漾的夜游船，更显得自由自在。

突然——

人影一闪，前面已走出一人，将去路阻断。

唐三等人，发现来人，正是柳香楼那名披发的老道士。

朱九戒笑对沙和尚道：“沙和尚，来人可要与你比一比超渡亡魂的魔术。”

沙和尚怔了怔，并未说话。

老道士向前走了几步，道：“贫道纯阳观空智子，施主可是斗笠门门主吗？”

唐三平淡道：“在下正是，道长为何阻住去路？”

沙和尚一听，老道士不是为他而来，不禁松了一口气。

空智子冷笑道：“请施主随贫道去纯阳观一趟。”

唐三微笑道：“为何要去？”

空智子脸色一沉，道：“贫道师侄玄机子的案子未了，施主不能置之不理？”

唐三正色道：

“前些日子，在下曾派黑白判官将冷血十三鹰老大魏曲鸣，奉上给贵观主持玄灵子，其中有关案件的因果，道长应

该明了才是！”

空智子道：“魏曲鸣在往纯阳观途中，暗吞剧毒自杀身亡了。”

唐三惊了一下，没有开口说话。

空智子道：“现在人已死去，要去问谁？”

唐三沉思一下，叹道：“在下再三吩咐黑白判官奉告玄灵子道长，特别要封魏曲鸣严密监护，谁知道……”

空智子不由地脸色通红，一时说不出话来。

唐三望了他一眼，道：“玄机子被何人所害，魏曲鸣虽不尽知，但由他身上不难追出蛛丝马迹来。”

停顿一下，又道：

“更何况魏曲鸣曾用谎言欺骗了空谷子道长，道长如今要阻止在下的去路就不应该了。”

空智子冷言道：“无论如何，施主嫌疑最大，请施主还是随贫道去纯阳观一趟。”

唐三冷笑道：“如此说来，道长是要硬的了？”

空智子沉声道：“施主，敬酒不吃，吃罚酒，贫道也没有办法！”

言罢，身形一晃，双掌运功推出一掌，袭击攻向唐三的前胸而来。

唐三双掌迅速拍出迎上，看来似要硬拼一招。

朱九戒笑道：“沙和尚，由此可见，还是你比较有风度，有修养，不会动不动就找人打架。”

沙和尚瞄了他一眼，道：“朱九戒，别捧我了，是不是又要我请你喝酒？”

朱九戒傻笑道：“不要说那么难听，只不过‘三步五十’

而已。”

沙和尚皱眉问道：“什么是‘三步五十’？”

朱九戒得意笑道：“是‘有时候’的意思。”

沙和尚恍然大悟，道：“哦！原来是这样！阿弥陀佛！”

此时，唐三的掌势正要与老道士相触之际，突然双掌一沉，翻手扣向老道士的两腕，变招迅速敏捷，招式又玄奇，令空智子心头狂震一跳，赶忙跃身退后了几步。

唐三笑了笑，并没有再扑身向他攻击。

空智子闯江湖数十年，从来没有如此一招被人逼退，因而怒气冲天，老羞成怒，目光寒芒直瞪唐三。

空智子冷哼道：“哼！施主还有两下，怪不得如此狂妄。”

言罢，空智子朝向唐三疾扑而上，月牙大刀忽幻千点星朵，击向唐三的周身要害。

唐三见老道士的月牙大刀，又狠又快，抖手攻出，不禁身形向右闪躲，右手金刚玉杵猛而向上抵挡空智子攻来的月牙大刀。

空智子也非等闲之辈，月牙大刀不进反而猛力下沉，直撞金刚玉杵，左掌拍出抵挡唐三左掌冰寒的掌势。

正当两股掌势接触刹那间，空智子突感不妙，已撤手不及，拍的一声，老道士的身体已被震退四尺，一股冰寒之气已渗入左臂，不由抖了一下。

空智子无法相信这是事实，竟然一招之间，就震退四尺，不禁心惊色变，两眼瞪得大大地盯住唐三。

唐三冷哼道：“纯阳观道士怎会容下你这黑道头子皈依三清。”

空智子低下头去，没有回话。

唐三又道：

“今日月牙刀曹坤，既已放晴屠刀皈依三清，就该神前今经赎罪，为何出来为非作歹？”

停顿一下，叹道：

“在下不愿与纯阳观结怨，道长心中应该明白，左臂之伤，半个月内不得妄动，否则必残废。”

此时——

空智子已感到左臂酸疼，寒冷之气澈心砭骨，妄动不得，不禁神色一黯，转身离去。

沙和尚学起唐三口气，道：

“大头鬼王，昔日吃喝嫖赌胡为乱来，斗笠门怎会容你这种人皈依三宝呢？”

朱九戒瞪他一眼，道：“沙和尚，你太嚣张。”

沙和尚冷冷道：“本来就是事实何必怕人说呢？”

朱九戒敲了一下木鱼道：

“寒山问拾得，人家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恶我、骂我、骗我时如何？”

沙和尚问道：“如何？”

朱九戒道：

“只可忍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等几年，看他怎样。”

沙和尚笑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朱九戒目问道：“放是什么意思？”

沙和尚侧头想着，不知如何回答？

唐三笑笑，道：“无意思！”

朱九戒问道：“无意思，是不是像一块石头？”

唐三回道：

“有意思也是石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故无意思，无智亦无得！”

朱九戒道：“不顾惜身体！”

唐三道：

“因为无人、我、众生、寿者等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我见如来，如来无所来，亦无所去，故不可去。”

朱九戒道：“这是菩萨所说的，但是我们还有肉体。”

唐三道：“不执著即是菩萨。”

朱九戒道：“执著才是菩萨。”

唐三道：“一切皆是幻化，所行无事。”

朱九戒道：“但是说者是谁？”

唐三道：“说者是说者那个人，吃饭是吃饭那个人！”

朱九戒道：“吃不饱，心不愿！”

唐三道：“吃不饱，因没吃，吃一定要吃饱！”

朱九戒道：“贪者是那个人？”

唐三道：“贪者是那个人，贪者也是佛！”

朱九戒道：“说者有理！”

沙和尚忍不住道：“朱九戒，罗嗦了半天，还要不要吃？”

朱九戒嘻笑道：“当然要吃，沙和尚你要请客？”

沙和尚嗔骂道：“论了半天，还是贪吃。”

朱九戒傻笑道：“小佛爷说，贪者也是佛！”

沙和尚叹道：“阿弥陀佛！不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唐三笑了笑，道：“走吧！”

跃身疾射而去，朱九戒、沙和尚二人也跟随离去，不一会，三条人影已隐入夜色之中，不见踪影。

*

*

*

开封城东北的甘露寺，只见两条人影飞跃而来，片刻之后，已落身于甘露寺前。

两人不走正门，绕墙向甘露寺后门而来，来到后门，一人推门走了进去。

甘露寺的后院一间禅房，见那面色苍白的定象禅师，闭目跌坐在蒲团上，穿着金黄色衣衫的太阳神君，盘膝坐在老和尚对面的地方。

禅房内一片沉寂，太阳神君两只眼睛，不停地注视瞎僧定象禅师。

忽然，瞎僧开口道：“阿弥陀佛，施主今日来此，必有重大之事。”

太阳神君道：“有请大师一走。”

瞎僧怔了怔，道：“施主是否已有大发现？”

太阳神君道：“是的。”

瞎僧沉思一下，叹道：“阿弥陀佛！老衲是该走的时候了。”

太阳神君躬身道：“有请大师！”

此时，瞎僧起身沉声道：“施主，请带路！”

不一会，甘露寺后门闪身走出二人，身形疾快与门外那人会合，三条人影迅速跃身来到一棵大树旁。

树旁早已备好一辆四匹快马套疆的马车，只见二人闪身进入车内，一人驾御马车，叭的一声马鞭响声，蹄翻尘飞，奔驰而去。

这辆马车一路飞驰未停，朝城外急奔前去，天色慢慢暗了下来，见那四匹健马，浑身汗水如雨，大吐白气。

出了开封城，有一处高不过十余丈的土丘上，数十棵榆树林，巨干密叶，蔽日遮阳。

太阳落山了，那红色的强光从树梢头喷射出来，将白云染成血色，连青山也染成血色。

渐渐向山后落下，忽而变成一个红球，浮在山腰里，此时夕阳的光已不耀眼了。

山暗淡了，云也暗淡了。见树林内，出现了九条人影，伫立不动。

夕阳下，滚滚尘土飞扬，见那辆马车闪电般疾驰而来。

突然，见数条人影闪身而出，将去路阻断，驾车者急忙拉着缰，四匹健马霎时前蹄高掀，数声长嘶，马车才停了下来。

此时，发现阻住去路者，正是不死神鹰殷九霄，另外八人是冷血十三鹰中的兄弟。

只见殷九霄身形一晃，人已跨前数步，双目注视着马车片刻。

瞪眼道：“朋友，将车帘掀开，让老夫看看。”

御车者冷言道：“你凭什么硬要强看！”

殷九霄哈哈笑道：“老夫高兴想看一看。”

御车者冷言道：“要是不肯呢？”

殷九霄笑道：“老夫非看不可，你可知道老夫是谁？”

御车者冷哼道：“管你是谁！”

殷九霄严厉道：“很好！老夫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

御车者怒道：“你阻断去路，定要将你留在这里做个守

路鬼。”

殷九霄冷笑一声，喝道：“朋友，太狂妄了！”

言罢，迅速闪电跃身扑出，双掌疾攻，幻作一片掌影，罩向御车者。

御车者手中长鞭凌空一抖，挟着锐啸之声，抽向殷九霄的双腕，速度快而有力。

殷九霄见鞭势如刀刃，如果不及时撤招，两只手腕必被打个正着，而且骨折断腕。不禁双掌一缩，身形一翻，又翻身跃回原地，没有再出手攻击。

此时，御车者飘身落地，双目凝视着殷九霄，没有开口说话。

殷九霄没有想到一个御车者，武功如此了得，由于一时大意，差一点就伤在长鞭之下，心头总不是滋味。

因而怒气道：“朋友身手不凡，留下名来，才不致于成无名之鬼。”

御车者冷冷道：“老朽独眼龙叶富有。”

殷九霄震惊一跳冷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独眼龙叶大侠。”

独眼龙冰冷道：“少套交情，殷九霄你亮刀吧！”

殷九霄心想，独眼龙叶大侠也是江湖有名之士，又与那飘香公主叶小曼一夥，今日委屈做为御车者，那车中坐的必然是绝顶的人物，如再不心狠拼命一搏，恐怕自己率领之人皆无法全身而退。

想到此，疾快飘身退回与其他八人并肩一站。

独眼龙见此情形，不由怔了怔。

殷九霄笑了笑，喝道：

“丁虹，赵斌，照计划行事。”

冷血十三鹰老三丁虹，老五赵斌，闻言一抖手，各持一具火磷弹筒罩上独眼龙与那辆马车。

独眼龙一见火磷弹筒罩上自己，心中非常惊骇不已，赶忙暗蓄功力戒备。

突然——

车中哈哈大笑，只见金黄色光一闪，太阳神君已跃出车外，手握折扇，仍然笑了笑。

太阳神君笑道：“不死神鹰殷九霄想要看车中坐的是谁？现在本神君已出得车来，不妨仔细看上一看。”

殷九霄没想到车中端坐的人，会是太阳神君，不由怔了一下，虽然他对太阳神火的威力，感到有点头痛，但今凭两具火磷弹筒，心中毫无所惧。

殷九霄冷笑道：

“神君坐在车中，确实出乎老夫预测之外，老夫有一问，尚请神君明告。”

太阳神君笑道：“请讲？”

殷九霄道：“那飘香公主叶小曼，神群可认识？”

太阳神君肯定道：“不认识。”

殷九霄疑问道：

“既然如此，神群怎会与独眼龙在一起呢？”

太阳神君笑道：

“原来你是问这个，因车中那位好友与叶大侠和本神君都是朋友，才走在一起。”

殷九霄嘿嘿笑道：“可否让老夫看看车中是谁？”

太阳神君笑道：“本神群能说不吗？”

殷九霄哈哈笑道：“神君是聪明人，应该知道如何做才是！”

太阳神君笑道：“在两具火磷弹筒下，就是不愿意又能奈何，不过……”

殷九霄忙问道：“不过什么？”

太阳神群正色，道：

“车中那位朋友是不会武功的俗人，双目已瞎，阁下势必要看时，请不要为难他。”

说完，与独眼龙向左右各飘身四尺之远。

殷九霄向八人示意，冷血十三鹰中八名兄弟相互望了望，各个小心戒备，他才举步向马车走去。

殷九霄侧身，伸手疾快一撩车帘，将车帘掀覆车顶，双目注视车中一巡，果然发现车中盘坐一个头戴四角毡帽的老人，一见就知是个瞎子。

他看了一下，伸了五指疾快攫住那瞎子的右手腕，微微用力。

只见那瞎子痛苦叫道：“啊唷……”

殷九霄试了试瞎子的武功，确实如太阳神君所说，是个不会武功之人才松指转身离开。

突然——

车内白光闪射，漫天花雨，势如闪电罩向那八人，同时太阳神君也施出太阳神火，火焰红艳飞击八人。

冷血十三鹰中的八名弟兄，对此空变，早已吓的心飞魂散，各自纷纷跃身闪避，丁虹与赵斌手中两具火磷弹筒也都忘记射出。

此时，太阳神火已飞疾罩来，八名弟兄已来不及闪避，